

12

柏文蔚传

孙彩霞 著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淮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柏文蔚传

孙彩霞 著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淮南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封面设计：韦君琳

责任编辑：张淮清

EA68/c28

柏文蔚传

孙彩霞 著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淮南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安徽省政协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03 字数：150,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皖内部图书 97—048号 定价：5元

前 言

1986年6月，安徽省政协、省委统战部根据全国政协的倡议，在合肥隆重举行“柏文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同时，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柏文蔚先生学术讨论会”，我随所内的一些同志应邀前往参加。自此，我对柏产生了研究兴趣，但念头仅为编一本柏文蔚集子而已！

会后，我即着手搜集有关柏文蔚的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整理了约六十余万字的资料。在此过程中，我对柏的一生有了较深的了解，并萌发了为柏写传的念头。同时，辛亥革命时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之称的孙黄李三位先驱，二次革命时与柏并列为“讨袁四督”的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三督，均有文集及传记出版，唯独柏没有。而柏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则恰在辛亥革命前后。我认为这对柏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在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报刊及海外所发现的资料，并走访了柏当年的老友、乡邻、子女的基础上，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写出了这本柏的传记。

当然，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本书欠妥之处，在所难免，切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孙彩霞

1997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青少年时代	(1)
出身于书香家庭——少年轶事——考中秀才	
二、参加秘密革命活动	(5)
探求革命道路——组织岳王会——在东北的革命活动	
三、投身辛亥革命	(16)
参加光复南京——率军北伐——初次拜见孙中山——促 使安徽统一——皖督任内勇于改革	
四、癸丑讨袁	(42)
拒袁诱胁——酝酿讨袁——武力讨伐——冲破叛军围 困——支撑残局	
五、亡命海外	(59)
加入中华革命党——“致祖国同胞电”——筹款支持 护国战争	
六、在护国护法运动中	(70)
筹建讨袁军队——入京受勋——发动组织安徽讨倪军 ——转战川湘鄂——斡旋鄂军内讧——提醒孙中山防备陈 炯明叛变	
七、努力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	(86)
支持孙中山走联俄联共的道路——在国民党“一大” 作军事报告——积极筹备北伐——辗转冀豫鲁之间——错	

先参加国民党“二大”机会——组建三十三军——出席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八、在复杂的环境中徘徊 (107)

出任南京政府国府委员——亲拟驱蒋下野电文——创
办寿县学兵团——电蒋恢复原职——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
会上的提案——导淮宏伟抱负

九、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128)

加入改组派——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公开反蒋
最后一击

十、归隐与消沉 (140)

回到蒋的治下——与蒋貌合神离——“九·一八”事变
后的主张——乡居桐城时的二三事

十一、居湘八载 (153)

举家避难湘西——“抗日就是好党”——最后一次出
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撰写“五十年大事记”

十二、晚年境况 (169)

返回故乡——柏文蔚去世

附 录：柏文蔚年谱简编 (177)

一、青少年时代

出身于书香家庭

安徽省寿县古称寿春、寿阳、寿州，民国初置县，始称寿县。它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南岸，八公山之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距寿县城十三里有一柏家寨，近代“民主革命先驱”^①的柏文蔚，就诞生在这里。

柏文蔚字烈武，号松柏居士，1876年6月8日（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七日）出生于安徽寿县南乡柏家寨。柏始祖居山东，后迁来寿州。据柏回忆，“始祖由山东迁寿州，至余已七世”^②。计算起来，系柏的高祖的祖父由山东迁至寿州。

柏家原是世代书香，家境富裕，但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寿县逢遭战乱，柏家“家产荡尽，所余田产二、三百亩”；又荒芜不治，收获不足糊口，“已成破落户”。到了光绪初年柏文蔚出生时，柏家境况更加拮据，“家徒四壁”。柏的父亲柏珉（字之清，兄弟五人排行第五），设私塾，收学生十余人，年得酬金数十，以补贴家用。

当时居住在柏家寨的柏姓或他姓乡邻，凡因婚姻或田产发生争执，都愿意请柏文蔚的父亲出面为之调解。而柏的父亲“承祖宗之后”，总是“舍己田，耘人田”，乐意为之排难解纷。这对柏影响很大。有时也有家族之无道者，侵占柏家阡陌，甚至强占其家土地。每遇此种情况，柏的母亲朱氏虽愤郁，然而只是暗中哭泣，并不与之辩争。这时，柏则劝其母亲说：“老人不必生气，将来我长大后，此少许土地，不难购得。彼日事侵占，削割田埂

① 屈武题词，见《纪念柏文蔚先生》。

②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后面凡加引号而不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道路，自己所得甚微，妨害公益甚大，专造恶因，必结恶果，又贪又凶，实属可怜，我们当劝他作善事，学好人，不必怪他。”

柏文蔚的父母亲具有封建社会读书人那种知书达礼，助人为乐的品质。柏就在这样的家庭中熏陶长大，铸成了他禀性耿直、嫉恶如仇、清廉自守的优良思想品德。

少年轶事

柏文蔚少年时代，在其父亲的严厉督导下，象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历史人物一样，走的依然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的封建科举道路。1888年，他12岁时已读完了《山海经》、《尔雅》和四子书；14岁时，《诗》、《书》、《礼》、《易》、《春秋》等7部儒家经典“皆能背诵”。

柏文蔚的少年时代，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特别是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和卖国，引起广大爱国者的极大愤慨，也影响了少年柏文蔚。

柏文蔚9岁时，曾指挥一群儿童在房屋的四周和村庄林木之下，捕捉蜘蛛。过往路人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蜘蛛恶物也，张网于要隘之处，所有一切良善昆虫多陷其网，”我必除掉此恶物，使“良善者得安全。”

11岁时，柏和一群儿童在寨外游戏，遇见一条大蛇盘绕着一只青蛙，青蛙已奄奄一息。和柏一起游戏的小孩都因害怕向寨内奔逃，独柏用大石头击中蛇脑袋，蛇丢掉青蛙逃入草丛，青蛙得救。事后，他以此告诉村人说：“蛤蟆良善之物也。凡害五谷之虫，蛤蟆皆尽食之，实有益于农家，吾人皆须保护之。如大蛇者，世人称为五毒之一，残害善类，生性毒辣，吾人皆须尽杀之。”

此外，他还常常集合村里的儿童数十人，编成队形，以木竹做兵器，演习兵事操。时尚无新操，主要模仿绿营防军的操练，

诸如九子连环阵、八卦阵、方城阵等，皆效而演之。每每操练之前，文蔚手执帅旗，与众儿童宣誓曰：要杀尽一切恶类及贪官污吏。少年柏文蔚已具有见难必救的侠义行为，并有为民除害的朦胧意识。

按照私塾的规矩，禁止学生读诸子百家一类杂书。当时柏文蔚已萌生了反叛的性格。他不顾老师的反对，暗中读完《庄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等书。

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与人，鄙视劳动，认为下贱的“小人”才干这些活，读书的“君子”是不应学这些东西的。书香门第出身的柏文蔚，却从小就反对这套世俗的观念。他不怕吃苦，喜欢与老农接近交谈，并潜心研究农学书籍，按照节令时气植树栽菜，播种五谷，胼手胝足，“处之夷然”。劳动锻炼使他臂力过人，一次能挑一百余斤的东西。他的父母钟爱他，嘱咐他不要劳累过度，致成疾患。他回答说：“青年不吃苦，长大游手好闲，怀安败名，甚为可怕。”父母听了非常欣喜。柏从劳动中体会到农民的辛勤，也铸就了他朴实无华的品德。

考中秀才

1892年，柏文蔚16岁。这时他的学识已大有长进，中国的旧文学“已得门径”，并且在其父开设的私塾里代父授课（文蔚15岁开始代父授课。名义上由其父开私塾，实际上由文蔚授课，约三年之久。）。

这一年，柏文蔚的父亲让他去考秀才。按照寿县风俗习惯，考中秀才时娶亲，这被看作是最荣耀、最高兴的事情。他的父母经常以此要求他。但文蔚对此并无兴趣。他后来回忆说：“彼时虽不知早婚不可之道，而天性中不愿有此。学问未成，更羞耻功名科第。”自父亲提出让他考秀才后，他开始忧时愤俗，常常午

夜自思，认为自己所学“均非济世之学”，因而闷闷不乐。然而在当时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下，又无法逃脱，他只得硬着头皮攻读试帖八股。临近考期，他便以功夫不深，考而不取，徒寻苦恼来劝说父亲。最后，父亲同意他三年后再考。

1896年，柏文蔚20岁，与父亲所约三年期满不能再推诿了。于是，父亲亲自送他参加州试、府试。结果考了五场，都通过了。9月，参加院试，诗题为“凉秋九月”，得陵字。柏考取秀才。

柏家年轻的后生摘取秀才桂冠，“蓝衫鹊顶”，乡人羡慕不已，认为登上了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阶梯。他的父母亲更是欣喜万分。然而柏文蔚却认为“经国大计不在此雕虫小技也”。这是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它要求贯彻君主立宪主张，兴办学校，改革教学内容，废止某些封建陋习等等，实行其他广泛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无疑对年轻的柏文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他开始留心时务，立志研究新学，寻求新的道路。

二、参加秘密革命活动

探求革命道路

柏文蔚考中秀才后，在寿县已是小有名气，当年即有数家聘请他当私塾先生。在父亲的劝说下，柏到城内吴少海家，教授学生3人，年得学钱三十串。后来又到一个孙姓家教授学生，年五十金。有这样的收入来贴补家用，柏的父母自然是非常满意的。但柏的志向却不在此，因而对教书“甚感苦闷”。在吴少海家授课时，常常与学生谈治乱兴衰之道，谈不根本改革官吏贪污之恶无从自强等等，尚能勉强教下去。而在孙家授课时，由于学生年幼“笨拙”，“勉强一年，如坐牢狱”。

年终回到家里，柏告诉父亲，自己想改在家经营农业。儿子中了功名放弃教书去务农，父亲自然是不会同意的。柏只得以无人延请教馆为借口，这样，在家务农的计划得以实现。接着，他雇工，买猪崽，增添牛、骡、羊，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不久，柏的父亲发现儿子欺骗了他，勃然大怒，中止柏再做农事。这样，柏从正月开始，到二麦将熟之际停止，前后仅4个月时间。

开馆授学是柏文蔚所不愿干的，从事农业（他以为这是实业救国）又被父亲中止，前途似乎渺茫。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下去。他与同县人孙毓筠、薛少卿、张之屏、朱金甫等联合成立了阅书报社，以传播新知，启迪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并创立天足会，倡导妇女取消缠足陋习，宣传提倡妇女谋求自由解放。柏文蔚后来回顾这段革命活动时说：“彼时上海只有《申报》一种，油印甚劣，阅未终而墨油沾染，手与面俱成污垢。又有梁启超在湖南创立“南学会”出版之《湘学报》，印刷亦同《申报》，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此外有薛福成（郑观应）之《盛世危言》，吾人皆作为配上天书，搜集多种，供邑人之愿讲

新学者，联络成社，朝夕研究。”

柏文蔚等人的宣传鼓动，在古老的寿县城内，起到启蒙作用。但因寿县“新势力未张，旧势力强盛，维新派仍不敢畅所欲言，行所欲言”。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受到了乡间旧势力的反对和寿县当局的忌恨，诬蔑他们是“吃洋教，谋不轨”。柏等人机智地与之斗争，并积极谋以改革，如改良藏书楼、创立天足会等。这是戊戌变法维新思潮对柏的影响，也是柏最早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1899年，安徽求是学堂（1898年成立，1902年改名为安徽大学堂）令各县保送廪庠生入学。柏文蔚请乡绅向州牧推荐。乡绅因其有革命言行，谨慎不敢多事，婉言拒绝。柏又直接稟请州牧，也无音信。于是便毅然离家赴省城安庆，自请投考。6月考入求是学堂。从此，柏与已考中秀才的科举仕途彻底决裂，在求是学堂开始接触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知识。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旋遭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英、俄、美、日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压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激变阶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代替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成为历史潮流的前导。在这股潮流的引导下，柏文蔚逐渐萌发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排满”思想。

1902年春，陈独秀（当时名陈仲甫）、潘赞化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今安庆市红旗路邮电局附近）发起演说会。参加者主要有安徽大学堂学生和安徽武备学堂学生。演说时，柏文蔚慷慨激昂，言辞激烈，与会学生赞美他“真英雄也”。不久，藏书楼活动被安庆知府桂英侦知，派员封闭了藏书楼；学校总办刘葆良和总教王泳霓也出面干涉，制裁参加集会的学生。陈独秀被迫离开安庆，参加演说会的学生不敢到校。对此，柏非常气愤，毅然退学，以示抗议。学堂中国历史教员胡敬庵试图挽

留，柏激于义愤，竟说：“老师甘为亡国之老师，学生不甘为亡国之学生。”

1904年初，柏文蔚辗转到了南京，与在南京求学的赵声、江伟、张通典、杨作霖等人联合当地会党，秘密组织“强国会”，借谋推翻清政府，抵抗外侮。不幸事机败露，“强国会”被迫停止活动。同年，柏返回安庆。

柏文蔚回至安庆时，“金尽裘敝”，非常狼狈。恰值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成立，遂入该学堂充学兵。柏一面以“欲救祖国，必学陆军与实业”勉励自己，刻苦学习军事。这段军事学习，为他以后的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积极地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柏联络武备练军班的举人、廪员、秀才及外校学生中具有反清倾向者，组织“同学会”，并向全体会员申明该会宗旨为：“排除‘满清’，恢复汉土，革除恶政，拯民水火”。并规定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以黄花亭杨氏试馆为通信办事机关；以南庄岭西端茂密的松柏林为集会场所，一星期集会一次，一切重大问题皆在此议决施行。

同学会成立后，注重宣传鼓动，散发了几万份的宣传品，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揭露清朝政府的残暴罪行，激扬民族气节。同学会的活动，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而且联络了大批进步青年。江苏熊成基也是同学会成员，读了《扬州十日记》后，流泪不止。柏与熊遂结识，互倾肝胆，成了莫逆挚交。

熊成基，字味根、渭耕，又名承基，江苏省甘泉（今江都）人。时与柏文蔚同为安徽练军武备学堂学员。后入江南炮兵学堂学习，毕业后在江宁任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调安庆，旋加入光复会。同年7月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被推选为岳王会主持人。1908年11月，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的机会，发动起义失败，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旋潜至东三省，筹

措革命经费。当时柏在东北，与吴禄贞各为其筹款500元。1910年，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海军大臣载洵，被捕遇害。柏闻讯十分悲痛。民国成立，才得以撰文追悼。文题为《追悼四烈士文》。四烈士者，赵声、熊成基、倪映典、吴越。悼文曰：“我思四烈士，我歌四烈士，我泣四烈士。我将以范蠡之金铸四烈士，我将以平原之丝绣四烈士，我将以铿锵鞞鞞之军乐侑四烈士，我将以芬芳馥郁之香花荐四烈士。四烈士死而不死也。”①字里行间寄托了对熊成基及革命烈士的哀思和悼念。

组织岳王会

1905年柏文蔚来到芜湖，应李光炯（字德膏，安徽枞阳人）的邀请，出任安徽公学体操教员。

安徽公学，原是李光炯、卢光浩（字仲农，安徽无为县人）在湖南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赵声、张继、黄兴等革命志士都先后在这所学校任教。1904年冬，安徽旅湘公学迁到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并增设速成师范学校。在这个学校任教的，除柏文蔚外，还有陈独秀、刘师培（刘原在上海与蔡元培共办《警钟日报》，因鼓吹反帝革命遭通缉，至芜湖，易名金少甫）、陶成章等，皆为当时宣传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他们除向学生“经常讲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安徽公学在这批领袖人物的执教下，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安徽省各地的学堂，如芜湖的皖江，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怀远的养心，合肥的城西等学校，都唯安徽公学的马首是瞻。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②。

1905年暑假，为物色革命同志，柏文蔚与陈独秀、宋少

① 《民立报》，1912年4月12日。

②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

侠、王静山等人，经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到寿春，又经合肥回到芜湖，漫游皖北各地，遍访江湖侠义之士，筹备组织反清革命团体。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广泛的联络活动，安徽公学内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学员愈来愈多。于是柏文蔚、陈独秀和常恒芳等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岳王会”。参加组织的，以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分子为主，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共有30多人。岳王会成立时，全体会员在关帝庙烧香盟誓，誓词曰：“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决心效岳飞精忠报国精神，进行反清革命。岳王会的成立，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同年9月，南洋陆军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第二营管带（相当营长）赵声，邀柏文蔚赴南京，任该营前队队官（相当连长）。柏亦认为：欲实行革命，非蓄养武力不可”，乃辞去安徽公学体操教习职，来到南京任队官。旋赵声擢升为三十三标统带，柏也被提升为管带。柏充分利用其管带职务之便，对内向兵士灌输“兴汉排满”思想，启发士兵的民族革命意识；对外则广泛联络革命志士，发展革命力量。在此基础上，柏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自任分部长。翌年，常恒芳因到安庆尚志学堂当训导主任，便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安庆分部”，并任分部长。后来常恒芳鉴于“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像老三营的人，大都也在里面。”①

“岳王会南京分部”、“岳王会安庆分部”及“维新会”，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侧重在新军中活动，扩大自己的力量，积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以后在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时，新军第九镇举行起义，这与柏文蔚组织成立的“岳王会南京分部”的活动有很大关系。

① 常恒芳：《我的革命经过》。

为了进行大规模的统一革命活动，1905年8月20日，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是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是年秋，吴春阳（字暘谷，安徽合肥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安徽主盟人）奉孙中山命归国，发展同盟会员，组织长江同盟会。次年，吴至南京，首先介绍柏文蔚加入同盟会。接着，赵声、林之夏、冷遁、林述庆、倪映典、杨韵珂等也相继加入。至此，柏所领导的“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秘密集会于鸡鸣寺，成立同盟会长江分会，并根据柏的推荐，公推赵声为长江盟主。同盟会长江分会设机关于鼓楼东边，以玄武湖湖神庙为集会地点。

柏文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同志加入同盟会，标志着柏的秘密革命活动有了统一领导，汇集在孙中山的革命大旗之下，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加入同盟会后，柏的主要活动是继续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会员。他与赵声等人积极联络学生兵士，进行革命宣传，并于每星期六将所统辖的兵士带至郊外明陵附近，实行野外演习。柏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是时赵伯先充三十三标统带，余与伍崇仁、林述庆皆充管带，三十五标统林之夏，陆师学堂则有陈绍濂、吴吉初，警察局则有李玉斋、张侠琴（李系湘人，张系川人，皆留日学警监者，入同盟会，回国到南京充警察局提调），中级有此中坚。而学生兵士闻风加入者，可千余人。吾人兴高采烈，兼程并进，内场除功课外，则有精神讲话，皆革命排满之论调也。野外演习，每星期六一次行之。演习地点，多在明陵附近。至集合讲话时，皆恢复汉土之语言也。”的确，加入同盟会后之柏文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劲十足，积极地为推翻清政

府撒播革命火种。

不久，孙毓筠由日本回国，至南京与柏文蔚、赵声商量炸两江总督端方。柏先将孙所携4枚大炸弹藏于队室，又考虑到孙等皆未使用过炸弹，鉴于上年吴越狙击出洋五大臣之失利^①，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认为必须预先操练，装卸娴熟，方可进行。于是，他与赵声和孙毓筠每星期日三人到明陵试验，掌握爆炸技术。不幸事败，孙毓筠和一起归国的学生权仰之、段自强被捕。孙在供词中与端方“高谈政治”，且保荐人才，柏文蔚和冷通“皆居上选”。狡猾的端方据此搜捕甚急，赵声已被迫离职他去，柏处境危险，遂亦去职离开南京。离南京前他写了一首诗：

盱衡大局积忧深，投笔终郎有苦心。

欲刺端方功未尽，天涯时复作龙吟^②。

这首诗鲜明地表达了柏文蔚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

在东北的革命活动

柏文蔚解职离开南京时，已成为清官方捕捉的目标，这样芜湖和安庆是不能去了。去什么地方呢？柏决定去东北，投奔寿县同乡胡殿甲，到东北这块“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的地方，继续谋革命的发展。

1907年4月，柏文蔚到达吉林。经胡殿甲推荐，吉林将军达桂派柏至延吉厅，任吉强军文帮带兼马步队总教习。

延吉与朝鲜接壤，以图们江为界，不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位重要，与中、朝、俄三国领土相邻。自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后，即觊觎延吉，谓之为“间岛”。日人经常以旅游为借口，到延吉测量地形，描绘地图，为侵占这一带进行多方面

^① 1905年9月25日，吴越怀炸弹入正阳门车站，登专车，谋炸出洋五大臣，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越壮烈牺牲，出洋大臣仅载涛、绍英二人受伤。

^② 宣建人：《淮上英杰——柏文蔚传》，台北版。